

编者按

近日,《红色往事: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故事》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革命战争年代一些生动感人的保密故事,诠释了革命先辈为严守党的秘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的坚定信念,从不同层面阐释了我党保密工作优良传统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之际,本报特选摘该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风雪中的密议

■杨世保

【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件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甚至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 年 2 月,时值农历腊月,天色灰蒙,寒风刺骨。

在北京通往天津的乡间便道上,一驾马车疾速飞奔。车上坐着两位中年人,身着旧棉袍,抱着算盘和账簿,看样子是年底外出收账的店老板和店伙计。

在这个季节,像这样奔波在风雪途中的生意人并不少见。路上行人本就稀少,匆匆而过的马车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辆风雪中的马车,承载着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才知道这趟风雪中的旅程,对中国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

风雪呼啸,车轮辘辘,马蹄嘚嘚,车中人的谈话几乎不可能被听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压低声音,并时不时掀开窗帘,装作看看路、透透气,其实是警惕地环视四周。可能现在的人们认为,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中国,马车应该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事实上,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天津也是经济发达的通商港口城市,两城之间既通火车,也通汽车,都比马车舒适快捷得多。天气好的时候另说,遇上这种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的日子,又逢年关,只要经济上过得去的人,都会选择火车或者汽车。

想必这两位衣着寒酸的“马车客”,实在是囊中过于羞涩了。然而其中一人的眉宇间,虽有奔波的风霜之色,却没有一点窘迫寒酸之气;另一位戴着眼镜的人,更是透着一种难以遮掩的儒雅和书卷气息。

他们神色凝重,但凝重中带着希冀和兴奋。为了掩人耳目,马车的窗帘放了下来,光线昏暗,尽管如此,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眼中的光芒。

因为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件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甚至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建立中国共产党!

时间回到半年前,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及随后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马车上的两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们的名字,也在我党历史上熠熠闪光。

他们,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总指挥”,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囚禁了三个多月后,经李大钊多方组织营救被“有条件释放”。

反动军阀释放陈独秀的同时,对他发出“豫戒令”,不许他迈出家门,更不要说离开北京和参与社会活动了。

故乡和异乡之间的沉默

■刘春潮

我早已习惯
把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叫做故乡
但我生活的异乡
不答应
我想以故乡人的身份
回到故乡
生我养我的故乡
也不答应

我只能永远以异乡人的身份
在故乡和异乡之间 沉默
我相信记忆可以选择
我同样相信命运不能逆转
宁愿是亘古的月亮
跟随我
从一个地方到了
另一个地方

(摘自《事实如此》,刘春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4 月出版)



刘春潮画

书话岁月

宫泽贤治的童话

■金涛

【然而和凡高一样,宫泽贤治逝世不久,他的作品引起世人瞩目。】

虽是一衣带水,我对日本文学除了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之外的作家,还真是知之不多。最近读了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印象很深。据说在日本,对于川端康成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人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没有人不知道宫泽贤治的大名,因为他的作品频频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更多的儿童读物成为孩子们成长的伴侣,还有的拍成电影,因此宫泽贤治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对宫泽贤治的作品倒是应该有所了解的必要。

《银河铁道之夜》(吉林出版集团 2012 年 5 月,欧千华译)是包含 14 篇长短不一的童话集,也是宫泽贤治的代表作。其中《银河铁道之夜》讲的是一个痴迷天文学的少年乔万尼乘坐夜行的小火车,遨游银河系的故事。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童话,也可看作是颇具科幻色彩的幻想故事。作品着力渲染了银河系的美丽、神秘、动人心魄的壮观,它以诗人的语言、画家的彩笔、作曲家的音符与优美旋律,竭力展示银河系的宇宙大美,但也融入淡淡的愁绪和忧伤。这似乎是日本文学的一种特色。在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宇宙之旅的故事里,插入了一段令人悲伤的现实故事,这是很奇特的:在火车上,遇见一个青年家庭教师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竟然是(1912 年 4 月 14 日)“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的遇难者。青年家庭教师向乔万尼他们讲述了“泰坦尼克号”发生海难时的场面,以及他们遇难的经历。最后他们仁在南十字座星站下了车,原来这儿是天堂的入口,男孩和女孩早已过世的母亲在那里等待他们……

宫泽贤治的童话,正如《银河铁道之夜》一样,创作手法独具特色,它的思维很活跃,想象力很丰富,独特的视角和非同寻常的夸张,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功力。比如《镇北将军与医生三兄弟》中的高巴优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在沙漠中与敌人周旋 30 年。作者写这位老将军忠于职守,竟然 30 年身不离鞍,没有下过马,以致下半身和坐骑连在一起。

排,组织了一大批接应人员,扮作上下车乘客和接送群众,前呼后拥。又将陈独秀一番乔装打扮,戴一顶破旧毡帽,裹一件粗布长棉袍,再架上一根拐杖,陈独秀霎时从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病人,在众人的搀扶下安全出站。

出站后,陈独秀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坐上一驾不起眼的马车,从北京直接去了天津,准备经天津秘密去往上海。

而马车里,还坐着同样乔装打扮,带着算盘和账簿的李大钊。

布下天罗地网的反动军警眼看着火车站里人都走光了,火车也开走了,还不见陈独秀的影子,陈宅也没有等到陈独秀。当宪兵警察意识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又一次成功逃脱的时候,两人已经在前往天津的马车上,热烈地讨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事宜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后,明确提出“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随后两人对建党工作进行了精心谋划,相约李大钊在北京作建党准备,陈独秀到上海做建党发起和筹备工作。这就是后来被史学家所称道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可以说,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件重大的秘密事项,秘密营救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和转道上海的惊险行动,是我党第一次实施反军警围捕的保密大行动。从那时起,秘密战线上的刀光剑影、血与火的考验,就一路伴随着我党的成长、壮大,直至取得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直至今天。



【遗憾的是,很多人只知道他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情人,而不了解她对科学事业的贡献。】

Emilie du Chatelet (艾米丽·杜夏特莱)侯爵夫人(1706 年 12 月 17 日—1749 年 9 月 10 日)是天才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她第一个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翻译为法文出版,书中还有她的评注。除了这本译著外,她还发表了 5 本著作。遗憾的是,很多人只知道他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情人,而不了解她对科学事业的贡献。

她出生于一个不太显赫的贵族家庭,是家中的唯一女孩,有 5 个兄弟。他父亲曾经每周举办沙龙,邀请作家和科学家来高谈阔论,其中包括伏尔泰。他父亲发现她自小聪明,在她 10 岁的时候,就请法国皇家科学院常任院长丰特奈尔来给她讲天文学。他父亲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不仅让她学习数学、文学和科学,还让她学习击剑和武术。到 12 岁时,她就掌握了拉丁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德文。后来,她曾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戏剧与哲学著作翻译为法文并出版。她喜欢跳舞,能演奏大键琴,还会唱歌剧。十几岁时,买书的钱不够了,她就利用数学知识设计出一些赌博策略去赌钱,赌赢的钱用于买书。

她 18 岁结婚,丈夫比他大 16 岁。她 20 岁开始做母亲。26 岁时,她再次开始数学的学习

阡苑有书

小格子:我的数学小伙伴

■星河

【他只是特别喜欢数学而已,只是特别喜欢而已,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一次会上,大家一起聊起作家们的孩子,张之路一时想不起一个名字——“还有那个……那个谁的孩子……老是提问题,问题特别多!”

“小格子!”我脱口而出,“萧萍的儿子!”

张之路马上点头。我一猜就是小格子,否则还能是谁?作家张之路理科出身,物理系专业,再考虑到小格子对自然科学的酷爱和对逻辑思维的迷恋,能让张之路觉得问题多的,还能有谁?

我就知道他叫小格子。他父母好像给他起过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后来他自己要求改成三个字的名字,这些我都没记住。我能记住的,就是小格子。

忘了最初是怎样与小格子说起数学的。小格子的父母双双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萧萍,所以家里全是文书书或儿童文学书。一次小格子无意发现一本有关数学的书,如获至宝,从此开始迷恋数学。我所知道的最极端状态,是在四年级时就去研究高等数学。同样由于萧萍的交往圈子,大多也都是从事文学工作之人,所以小格子苦于无人与他讨论数学。结果这时同样喜爱数学的我适时地出现了。我与萧萍是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上认识的,以前从无交往,结果相识之后,我们的交往大多也是我与小格子交往的陪衬。

与小格子见面次数不多,但有些情景却混淆了。也难怪,因为我们脑子里都是数学,无暇旁顾。

印象有一次是在北京牡丹园必胜客,萧萍带小格子来京,说他点名要见我。那次好像是小格子与我比较正式的一次会面,他还专门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报道了某个数学问题的进展,应该是“希尔伯特问题”中的一个。我坦承这个我也不能完全看懂,只能把这一问题的由来讲个大概。这次我与萧萍基本没怎么交流,最多就是礼貌性地互致问候,其余时间全都被小格子占据了。

之后我买了一本《千年难题:七个悬赏 1000000 美元的数学问题》快速给小格子。据说书里有些纸片,估计是印刷厂的什么标记,结果小格子坚决不让萧萍动那些纸片——“这些地方一定是特别重要的部分,星河叔叔专门标记出来让我注意。”

还有一次忘了在哪里,小格子带着他的父母与我见面(我觉得变换一下主语来描述我们的会面恐怕更加准确)。这是我与萧萍的先生初次见面,但我几乎没能与他聊上几句,马上就投入到与小格子的数学对话当中。小格子与我也熟了,完全不顾基本的社交礼仪,没有任何客套,拉住我就聊数学。一时间我都有些恍惚,感觉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他人,没

研究,先后师从法国科学院院士 Pierre Louis Maupertuis 和数学奇才 Alexis Clairaut(克莱罗定理以他的名字命名)。正是 Pierre Louis Maupertuis 将牛顿的科学思想介绍给了她。

当时的法国社会,找情人是很正常的。她与伏尔泰维持了较长久的情人关系,两人在做学问上志同道合。他俩在杜夏特莱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1738 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开展关于“火的性质”的有奖征文竞赛,他俩观点不同,就撰文分别参赛。两人的文章都未能获得大奖,但都获得了提名奖,并得以发表。她这篇论文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发表的第一篇女性作者的论文。

牛顿的《原理》是 1687 年问世的,但 60 多年后尚未出现该书的法文译本,相当多的法国人既不了解也不赞成牛顿的观点。杜夏特莱坚信,靠理性和数学就能揭开宇宙的奥秘,所以她下定决心要翻译《原理》,让自己的同胞也服膺科学。1749 年间,杜夏特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她的另一位情人(一位诗人)。为此她很烦恼,不是因为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她的翻译大业尚未完成。当时她 42 岁,已经生过 3 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很担心这次高龄怀孕搞不好会要了自己的命。为了在分娩前完成译著,她仔细掐算了产期,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夜里困得不行了,她就将手放在冰水里,驱除睡意。她终于在 9 月 3 日分娩前几天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译著。分娩一周后的 9 月 10 日,她因肺栓塞而去世,20 个月,婴儿也夭折了。到该书印刷出版上市,已经是 1756 年了。

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夭折,而这部相当于她的精神孩子的译著终于存活下来,且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直到今天,她这部译著仍被视为《原理》的标准法文译本。

伏尔泰曾经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其唯一过错就是生为女儿身。

有饭菜,甚至没有一切,有的只是我们眼前的数学。具体的话题全都忘了,只记得零星半点,比如对 $\sin 2\theta$ 求导——我推导完后他发现结果是 $2\sin\theta\cos\theta$,马上很兴奋地类比 $\sin 2\theta$ 的展开;我告诉他,这一导数确实是 $\sin 2\theta$,但切不可盲目地做简单的形式类比,比如 $\cos 2\theta$ 的导数可不是 $\cos 2\theta$ 。

我不认为小格子是一名天才或神童,他只是一名对数学极为迷恋的十分聪明的孩子。小格子的父母并不通晓数学,但正确的教育方式却让他喜欢上了数学。在小格子迷上数学之后,萧萍给他报了奥数班,让他系统地学习那些数学知识,而且每次都随堂听课(可怜的文科萧萍、作家萧萍)。但当我打开小格子的奥数作业本,发现也有很多空白,小格子对自己先没学过或不喜欢的数学知识,同样也有不解和抵触。他只是特别喜欢数学而已,只是特别喜欢而已,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从小格子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毕竟我与讨论数学的成人或孩子朋友也没有几个。

自 2004 年起我为《我们爱科学》杂志主持“智力加油站”栏目,讲解了诸多数学问题。其中有些是高端的数学概念,有些是经典的数学难题,颇受读者欢迎,结果一写就是 10 年。2013 年 5 月,这些作品由安徽教育出版社集结出版——《“常识”真的不可靠》和《测测你的智商》。我在这两本书的前言《令人惊诧的数学之美》和《做一只爪爪的狮子》里,都特别提到了小格子。

我在两篇前言的最后一部分都写道:“我还要把这套书当作特别的礼物送给一些特别的人——”。然后我首先感谢了项敏,《我们爱科学》杂志的编辑,我多年的朋友,没有她的催稿就没有这些稿件。最后我感谢了我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了我如此聪慧的头脑和健康的体魄。而在这两者中间,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此外我要送给一个叫“小格子”的男孩,书中很多思想与题目甚至都来自我与他的探讨。“小格子”的父母分别从事新闻与文学工作,但他却出人意料地酷爱 and 迷恋数学,以小学生的年龄去学习高等数学!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数学的未来与希望。

遗憾的是,图书出版之后,我曾托人送给小格子,结果应该没有带到。而我一忙也忘了追问,就这样一晃又是 10 年,直到 2015 年我才知道这两本书小格子从未见过。

确实有些遗憾。因为我记得,一个 10 岁的孩子收到这样的礼物,与一个 13 岁的孩子获得这样的赞许,其内心感受恐怕是不一样的,只是无缘再让那个 10 岁的孩子回到从前了。不过再想想我也就释然了,毕竟他喜欢这两本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依旧喜欢数学。

(本版未收到稿费者请与责编联系)

18 世纪的一位贵族女科学家

■武夷山